

“冰雪聪明”的文学史意义

——从苏雪林与冰心的早期散文比较看“美文运动”中的女性写作^①

丁增武

(合肥学院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20世纪20年代“冰雪聪明”的存在构成了对以男性作家为主要代表的美文运动的冲击。苏雪林与冰心以其不同的“闺阁”写作,在主题内容、文体风格及为文为人等方面显示出女性写作对美文运动的特殊影响。

关键词:冰雪聪明;美文运动;女性写作;风格;偏至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2-00083-04

—

“美文运动”是现代中国文坛上第一个以白话散文的纯文学化为目标的新文体运动。从周作人到朱自清、俞平伯,从废名到梁遇春、何其芳,男性作家似乎始终占据着这一运动的主流。而与此同时文坛上有一个颇为流行的称誉:“冰雪聪明”。“冰”是指冰心,“雪”则是指苏雪林。二人同属当时的“闺秀派”作家,冰心散文在当时的影响自不待言,苏雪林散文成就也很高,以《绿天》为代表的早期散文,是典型的“美文”,是当时已经萌生的美文运动无法忽视的组成部分。^[1]“冰雪聪明”的存在,特别是苏雪林早期散文的被发掘和重视,说明了美文运动决不是一个纯男性化的散文运动,女性作家的声音自始至终存在着。

现代文学研究界对美文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首推解志熙的专著《美的偏至》,该著第4章将美文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的一个支流,进行了宏观把握。从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废名、梁遇春、何其芳等人的理论与创作入手,细致梳理了美文运动从“纯文学化”到“唯美化”的

偏至过程,理论色彩很强。但对冰心、苏雪林这样在当时广有影响的女性散文作者基本上避而不谈,仅在开始时点了一下冰心的名字,最后一章提了一下苏雪林的三幕剧《鸠那罗的眼睛》之于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的结局的意义。

事实上自周作人于1921年6月8日在《晨报》上发表《美文》,开始倡导美文运动以后,出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文学史现象,那就是几乎全是男作家在探讨这个理论话题,如周作人、王统照、朱湘、俞平伯、朱自清等等,而在性情与文风上更接近“美文”特质的女性作家们却没有太多的声音。必须指出,这一点仅限于理论层面。美文运动作为现代中国文坛上第一个纯文学散文运动,在发展中走向了偏至,理论层面的创建、引导与选择当然重要。但最终的评价,还要落实到创作上来。鲁迅在30年代这样评价初期美文运动:“到五四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有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因为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2]576}其中最能代表“写法也有漂亮

收稿日期:2007-09-18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2007jqw120)

作者简介:丁增武(1972-),安徽庐江人,合肥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和缜密的”是以冰心为代表的女性散文(还有朱自清等人的写作)。其实随着对现代散文研究的深入,美文运动中“漂亮和缜密的写法”的女性代表者中不仅仅有冰心,苏雪林正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冰雪聪明”在美文运动及现代散文史上的意义正在逐步显现出来。

二

“冰雪”何以“聪明”?这是探讨“冰雪聪明”的文学史意义的基础。冰心似乎不用多说,有郁达夫的一段话为证:“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我以为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3]218-219}在冰心光芒的笼罩下,苏雪林似乎要逊色多了,可是当时也有人这样认为:“苏绿漪是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至少在现代女性作家的比较里,我们可以这么说。”^{[4]148}

首先,就两人散文写作涉及的题材内容看,同中有异。冰心早期的散文集主要是《寄小读者》和《往事》,主要宣扬了对母亲、儿童以及自然的热爱;兼及对下层人民的同情;留学期间对祖国、故乡、家人的眷恋;对时代人生的思考及惆怅等,基督教义和泰戈尔哲学内容间或融汇其间。这是她“爱的哲学”的主要表现。在西风东渐、风云激荡的20年代,冰心难得有虔诚之心将这些普通的、并不宽广的情感表达的如郁达夫所云的“清丽、典雅、纯洁”,即便是女作家们,也不容易做到,这背后有一份真挚,更有一份定力,一份情怀。“冰心体”散文不仅仅就体式而言,也包含了内容。苏雪林的早期代表散文集是《绿天》(这里指1959年台湾光启出版社再版的,与1928年初版相比增添了30年代初的部分散文),多为写景抒情之作,表现母爱的《小小银翅蝴蝶故事》,表现童真的《鸽儿的通信》,至于自然之爱,苏雪林自幼生长于钟灵毓秀的皖南山区,触目为青山绿水,耳濡目染质朴清雅的徽州文化风情,养成她自然之女的性格。且看《我们的秋天》中一段:

我所喜爱的蛮性或者比较的深,而且从小在乡村长大,对于田家风味,分外系恋。我易于听见母鸡咯咯叫时,跑去拾它的卵了;我爱从沙土里拔起一个个的大萝卜,到清水中兜着回家……虽然不会挤

牛乳,但喜欢农妇当着我的面挤,并非怕她背后掺水,只是爱听那逆射在白铁桶的嗤嗤的声响,觉得比雨打枯荷,更清爽可耳。

相较于生在福州、长于烟台的冰心那普泛意味较浓的自然之爱,特别是对于海的赞美与憧憬,苏雪林的自然之趣显然更发自内心,而绝少说教的成份。阿英当年在《绿漪论》中就说:“在她的著作里,对于自然描写最多,成就也特别高。”“对于自然的倾爱,和谢冰心到同样的程度,而对母爱的热烈也复相等的,在小品文作家里,只有苏绿漪(雪林)可以比拟。”

关于母爱和童真的主题,二人表现的方向和领域也有不同。苏雪林笔下的母爱有很重的传统伦理成份掺杂其中,可以理解为“孝心”。苏母温良恭顺,勤俭持家,深受苏雪林爱戴。苏雪林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又留法数年,自然接受了现代意识包括爱情观的影响,但她最终服从母亲意愿而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追求,用“孝心”战胜了自己的情爱。《小小银翅蝴蝶故事》将昆虫人格化,真实描写了她的最终选择:“我们的婚约,是母亲代订的,我爱我的母亲,所以也爱他”。将母爱与情爱交织在一起,反映了她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在当时很普遍,鲁迅、胡适、陈独秀都有相似的婚姻经历。冰心显然没有这种麻烦,她散文中的母爱很单纯,一种如痴如醉的礼赞,其实这只能理解为她童年幸福生活的投影,某些地方有滥用感情和说教的嫌疑,类似于她的《超人》等小说。当她专心地去描写孩子们单纯的快乐与忧伤,与孩子们分享她的生活体验时,她是一个相当感性的作家。这一点苏雪林比较缺乏,她笔下的童趣是成人化的,过于理性,有强颜欢笑痕迹,而且总是和两性之爱混在一起,远不如冰心的纯粹和感性。

其次,同为美文作家与“闺秀派”作家,文体风格方面“冰雪”都“聪明”,但各擅其长。“冰心体”或者“小诗化”散文的称誉是当时读者熟悉的,“冰心体”的称号是她的中国文学老师、美文运动领袖周作人在燕京大学一次演讲会上提出来的,周作人当时是针对她的小诗而言,但之于她的散文似乎更适合。冰心散文之所以有魅力,正在于文中有诗,在于二者的水乳交融。她在散文中经常引用、化用古典诗词,着意挑选积淀着文化意蕴的典雅意象,充满诗情画意又略显欧化。如《往事(三)》写月下青山:“今夜的青山只宜于这些女孩子,这些病中倚枕看月的女孩子”。典型的“冰心体”的象征:“倚枕看月”

是其柔美，“病中”则点出其娇弱。当然她有时也写得比较洒脱，如《往事（十四）》中写海的女神：

她驾着风车，狂飙疾转的在怒涛上驱走；她的长袖拂没了许多帆船。下雨的时候，便是她忧愁了，落泪了……黄昏的时候，霞光灿然，便是她回波电笑，云发飞扬，丰神轻柔而潇洒。

这样富有诗情的例子还有许多，这体现了冰心在文体方面有个人追求。“文体方面我主张‘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这‘化’字大有奥妙，不能道出的，只看作者如何运用罢了！我想如现在的作家如能无形中融合古文和西文，拿来应用新文学，必能为今日的中国文学界放一异彩”。^[5248]“冰心体”就是这样“化”的。不过她的文字浸有旧文学的汗水，《往事》中有数篇过多运用文言句式和虚词，虽没有陈腐气息，但凝炼有余而流畅不足。倒是《寄小读者》因话语对象的单纯，而显示了婉转、灵活的笔法。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并没有给她的散文带来多大益处，反而徒增了她说教的倾向及表达方式与节奏的跳脱。

相比冰心的单纯，苏雪林的文学经历、渊源及风格要复杂得多，以《绿天》为代表的早期散文就已经显示了一个多样化的苏雪林。初版《绿天》为纪念新婚生活而写，她自称为“结婚纪念册”，两性之爱的描写占了相当的篇幅，清新明丽，童心烂漫。再版时增加了《岛居漫兴》、《劳山二日游》等咏叹自然之作，辞藻繁复，恢宏修邈。《栈桥灯影》写海潮的惊涛骇浪，气势磅礴，实非一般女性作者所能为。二者的水乳交融，左右逢源，正代表了20年代美文运动中一种重要的文体倾向和目标。在当时包括冯沅君、凌叔华、庐隐、丁玲等人在内的“闺秀派”作家中，能将阴柔与阳刚之美如此统一在一人身上的唯有苏雪林而已。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并不追求修炼辞藻，而致力于表现“性灵”。“清代诗人，我顶喜欢袁子才”，“但肯寻诗就是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她还承认：“周作人先生是现代作家中影响我最大的人”。可见，论清纯淡雅，她要逊冰心一筹；情趣韵味，又难及周作人；她倔强的性格也决定她不可能象朱自清那样，追求不可及的恰到好处与精美绝伦。她如冰心一样，也难以摆脱时代“赋予”的那种“新文艺腔”：

然而最可爱的紫，莫如映在夕阳中的初秋，……更教人恋恋有“有余不尽”之致，荷叶上饮了虹光将倾泻的水珠，垂谢的蔷薇，将头枕在绿叶间的暗泣，红葡萄酒中隐约复现的青春之梦，珊瑚枕上

临死美人唇边的微笑，拿来比这时的光景，都不象，都太着痕迹。^[6431]

虽然还达不到至纯至真的境界，但苏雪林的文章文气充沛，阴柔之气、浩然之气、孤冷之气，生气勃勃，气韵生动。这在后来走向唯美—颓废倾向的美文运动中绝对是个异数，而且出自“闺秀派”作家之手，更令人侧目。苏雪林早期散文没有形成“冰心体”那样统一的文体风格，这反而为她中后期的吐故纳新预留了空间。“冰心体”在30年代渐行渐远，而苏文却走向发荣滋长。

最后，在“早期散文”的范畴内，两位才女的文格与人格，及其生成、发展也有所不同。

冰心代表的是中国文学里的感伤传统，但不是消极的伤感，诚如夏志清所言，即使新文学革命不发生，她仍然会成为一个颇为重要的散文作家，而且在旧的传统下，她可能会更多产，更有成就，她属于以旧文学为根基的早期新文学作家，基督教义和泰戈尔、纪伯伦对她的影响很有限。冰心散文的成就主要在于纯洁和感性。至于她所宣扬的“爱的哲学”，其核心是人道主义，由于浅尝辄止本身没有多少思想力度，但因这种纯洁与感性而生辉。也正惟其澄明清澈，自30年代开始就没有再获得发展，而将写作的巅峰状态留在了1928年以前，即美文运动的前期阶段。

冰心属于传统才女的典型，而苏雪林是才女中的异数，走向了冰心的反面。她浪漫、冲动、热情、敏锐、特立独行、敢做敢为，加上骨子里的不服输，给人的印象充满矛盾和混乱。满蕴着诗意的散文集《绿天》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母爱的沉重与才女的情怀使得她强颜欢笑，将那段无爱的婚姻演绎成《绿天》这本“结婚纪念册”。她自己坦承：“天生一颗单纯而真挚的‘童心’，善于画梦，渴求于爱，有时不惜编造美丽的谎言，来欺骗自己，安忍自己，在苦杯之中掺和若干滴蜜汁”。30年代初她的散文质地开始变得坚硬，文风渐趋疏朗，《岛居漫兴》中的惊涛拍岸，芳堤走马，只见她的浪漫与热情，绝少闺阁香艳，儿女柔情。

这就是早期的苏雪林，一个“通体都是矛盾”的才女。她精美的散文背后蕴藏着如此多的沉重与苦涩，为美文运动提供了如此特异的文本和坚硬的质地。她后来的金刚怒目和铮铮铁骨在此时已可窥见一二了。

三

美文运动虽然以男性作家为主,与时代风云相裹挟,但是没有因此获得男性化的、健全的风格,其基本阶段是寻美—唯美—颓废。产生如此大的偏差,其咎并不在于“美文”这种文体,而在于对“美”的内涵的理解。在“寻美”阶段,周作人、王统照、朱湘等将“美”定位为“纯文学”和“艺术性”,这是就文体而言;内容上也如鲁迅认为“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总体上也还是健康的。从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前期,随着资深作家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等相继对艺术和人生持唯美—颓废的态度,开始主张“为自我而文章”和“为文章而文章”,美文运动进入唯美—颓废阶段。归纳一下代表男作家们的风格就会发现,与时代气息相一致的粗犷、阳刚、坚韧之美无从发现,周作人的冲淡、朱自清的伤感、俞平伯的青涩、废名的玄枯、梁遇春的颓废,何其芳的幻美等等,几乎走的都是优美阴柔一路,而且都不是在健全、常态基础上,向某个方向的延伸(如冰心),文章美则美矣,充满了幻灭消沉的颓废感。如朱自清提出的唯美主义的生活观:“刹那主义”,主张在人生的向死之路上,抓住未死之前的每一刹那,好好的体会与享受生活的趣味。^{[7]206-207}尖刻一点说,这是一种“女性化”的男性写作,是一种整体上的非常态写作。诚然,“美”的表现是多层次的,但一个总的原则应该是健康的,有益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有益于形成健全的人生态度。撇开其它方面不谈,冰心、苏雪林在美文理论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但她们的早期散文在对“美”的理解方面是积极的、健康的,在客观上对整个美文运动的风格起到了纠偏和丰富的作用。

从“美文”最初的提倡动机或者说美文运动的发起动机看,是为了在现代中国文坛创建一种有别于

诗歌、小说、戏剧的纯文学的散文文体。它固然不同于后来的战斗杂文,也决不是只为了消遣,这在倡导者周作人的《美文》、王统照的《散文的分类》及其续等文中限定的很明白。后来运动发生偏至,是由于倡导者的审美和生活趣味发生变化,而不能据此来排除那些包含社会内容的美文,苏雪林、冰心的散文即属此类(此外还有叶圣陶、许地山等)。在这个意义上,“冰雪聪明”虽属闺阁派写作,却代表了美文运动的一个比较健康的趋势,虽然没能成为主导,但在写作实践上建立了扎实的声名。特别是苏雪林,以她的精美,以她的坚韧,也以她的矛盾,显示了美文写作中的一个“异数”,相对于冰心更是显示出一种延续性,一直延续到美文运动的解体分化。

目前学术界倾向于将美文运动作为现代中国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的一部分加以观照,在这一运动中女性作家不仅是一支重要的写作力量,而且还代表了美文运动中一个潜在的重要女性写作传统,这正如女性写作在小说、诗歌中的存在一样。

注释:

①这里的“女性写作”仅就男、女自然性别而言,指女性作家的写作,而不涉及自然性别之外的其它社会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 [1]丁增武.美的收获——苏雪林早期散文和美文运动[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2).
- [2]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3]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M]//文艺私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 [4]黄人影.当代中国女作家论[M].上海:上海光华书局,1933.
- [5]苏雪林.我们的秋天·未完成的画[M]//苏雪林文集:第1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 [6]冰心.遗书[M]//冰心全集(一).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
- [7]解志熙.美的偏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曲晓红

The Significance of "冰雪聪明" in Literature History

Ding Zengwu

(Chinese Department, Hefei University, Hefei2306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20s, the existence of "冰雪聪明" and "Pure Essay" Campaign were regarded as a strike on male writers who had dominated essay writing for a long time. Su Xuelin and Bing Xin's feminine writing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upon "Pure Essay" Campaign in content, style and personality.

Key words: "冰雪聪明"; "Pure Essay" Campaign; female writers' writing; custom; style divergence